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僑吳集卷九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毓鳳

僑吳集卷九

元　鄭元祐　撰

記

平江路新築郡城記

吳自泰伯十九世至壽夢而吳始大及王闔閭用伍子胥而吳之城郭宫室遂為東南雄藩世言泰伯城僅周三里二百步在今梅里平墟夫泰伯以天下讓宜其不肯自大其城也及闔閭徙都於今郡城於是子

胥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築大城周廻四十五里其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卦城邑既完府庫既充遂覬兵上國一傳至夫差而子胥以忠諫賜死未幾吳為越併漢亡孫吳嘗建都於此矣更江左六朝以迄於唐末五季歷前後宋要皆以吳為大藩屏世皇之一天下以四海為家六合為宮不設險於區區之城郭也至正十一年紅巾賊起汝陽明年浙東海冦燒刼崑山是年廉訪憲司僉朝鮮李公廵案吳

下深惟平江賦役供國家經費什之七郡無城郭何以禦寇乃謀於監郡西夏六十公郡太守真定高公時百須之出於吳者日不暇給然築城之役則不可已於是會司屬僚佐驗民之家貲產厚薄計量城之長短高下分築之罷弱戶則悉汰去之常時役不及而豪强者則糾率之寧夏高公為南臺御史大夫及太尉首捐貲以助役水司亦捐官帑一千錠漕府皆捐貲俸然太平日久一旦興大工役民夫十餘萬當盛

暑揮鉏如雲下鍤如雨城之大綿延數百雉漫不知何從列楨榦於是公曉之以程度示之以榘範勉之以誠懲必若是而後無善崩之憂民志既齊無敢或惰遂經始於是年夏四月畢工於秋八月城四向一仍子胥之舊若水門則仍宋之舊獨啓胥門上建忠孝王廟餘五門之上亦皆祠神蓋役興時慮暑雨鬱爲民害乃禱於神以祈佑城既完故列祠以荅神貺城之高以尺計凡三十有三城之趾則三十有五疊石三層以

為固城之面則廣丈六尺皆甃以甓仍甃大瓦作水溝每門建戍樓以謹斥堠嚴烽燧當人馬陟降處皆列置蛾眉甬道門内外搆屋設官居之以察非常城於是備矣其先慮民力不給爰給中統鈔三百五十貫白米一千斛至是合官民用財凡若干萬錠米若干萬斛論者謂是役非廉訪使公勇於敢為則無以贖子胥之功於二千載之後也城既完吳民始大喜有依衛則又相與嘆息言曰明公非有一廛之田一區之宅在吳也然苦

心焦思以完斯城者葢上以為國下以為民也況吴東北瀕大海西南枕震澤於澤國四通五達之衢也郛郭之内官糧貯於廩庾者歲數百萬設城郭不完寇攘逼近將何以為國計乎今既完城以為民衛繼今所以守禦之者則在乎明有司承流宣化蘇民之力以固結其心使吴之民愛戴其上如子弟之親父兄手足之捍心腹夫然後則其民以仁義為干櫓以禮樂為甲冑人心既固則與此金城湯池併為天險於無窮也已李公名

多爾濟字仲善

重修平江路儒學記

維吳有學肇自范文正公父子更宋渡南而吳之文廟與學宮始大備至國家大一統興學勸士累詔郡國六七十年之間所在學校誦聲相聞顧吳為東南雄藩學興於范公宜特盛於東諸侯然更頻年郡非不大也而土力實耗於往時民非不多也而貲力實罷于昔日則夫學校之教禮學之文亦有所不逮也事稍上聞於是

廟堂慎選守臣而燕人吳侯由彰德路總管仍授大中大夫即拜平江中書遣使以堂帖賫起奉璽書得乘驛南下用示特恩公既至首謁大成殿仰見殿脊勢將傾圯甍桷𣢾墊欲壓尊像自聖師以下絲繪黓剥牕户闌楯髹漆皆舊暗侯乃惕焉疚心即裒稽贏節冗濫悉徵每歲廩之入畸度積可敵費乃鳩工庀材一新禮殿并兩廡戟門自聖師以至從祀諸賢冕衮圭佩五采煥發如日麗天且重建外門揭示丈廟采芹官臣之所戾至

也至是亦一新之禮殿前舊設樂軒久撤去迫近香案殊失廟貌深嚴之意侯命復之雄渾沈厚而廟益以邃密僉謂吳學自數年來支柱庳傾苟遮目前率多具文無教養之實豈若侯誠慤一忱以興學養士為已任也哉乃礱石紀辭以章侯修學廢墜之實謹按中吳自泰伯端委以臨其民其後子游生於海虞乃北學於魯聖人之門風氣既開賢者輩出由其山川之秀不可閟若夫庠序之教則尚未大備也至我吳公雖長於北方及

歸典鄉郡深惟桑梓之故莫先於學校之教由是大興

吳學今宋社已墟而學宮成於公父子者迄今不墜雖

其間張弛有時不同然更久而愈益嚴重則以公父子

里閈之故也今侯剔歷中外而以才望為吳守臣其潔

白之操愷悌之政要其心不以文正自期待者固不能

若是也因紀侯修學之實而侯之德美因牽連得書謹

記

海鹽州學興建記

海鹽於故宋畿壯縣地雖斥鹵而其學宫養士之廪入造士之渠度粗皆有緒而可紀江南歸職方壯縣例陞之州於是海鹽學與州同陞州有學譾薄尤宜加之意況不為過薄者乎第長吏因循而教官又忽畧則其荒墜槩可想見至正七年夏六月松陽葉侯以奉政大夫來為知州侯始筮仕即以才名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架閣管勾其於興學勸士得於風紀之地者源委遠矣況素勵已以講學潛心於理義則其視學校興替為何

如侯未至之先天台黄君國才典教是州睹學宫之弛
念事為之難積怏于中而未克展布甫十視朔而侯至
至三日廟謁禮竟侯謂黄君以為國家列聖相承明詔
誕頒致重學校今兹黌舍蕪圮不加修士氣萎薾不加
振豈守令承宣德化之謂乎君聞侯言即以其日請於
侯曰大成殿春秋合樂以致祭朔望釋菜以瞻拜使蕪
仄而無以揭虔表誠何以謂之清廟燕居閣上肖聖師
申申夭夭之德容下俾學者來游來歌今而欹墊勢將

壁翼殿東西廡列祀諸儒賢使衮冕圭組黼韍弗章籩豆罍爵薦祼無所豈非褻慢之大者乎明倫有堂堂有四齋所以待士授業藏修也苟非涼燠適宜明敞深潔則欲講肄而討論者何以成其麗澤之益也前之繕葺者踵相接然率其虚文今非仁侯加之意則亦苟焉而已耳侯覽君所條列遂惕然于懷謂之曰學宫廢墜乃若此將葺而新之必不可承昔之苟也苟焉以掠美顧莫若已也於是侯與黄君稽研商確計鐥士之田畝且

踰萬苐以民曠而士瘠歲入纔什二重以失收冒支蝕獘坌積於是考昔逋租驗今庾貯徵宿負發見廪且併各捐衣布之羸得中統鈔若干緡鳩工庀材當炎暍侯與君皆身董其役而不肯少憚其勞於是一瓦一椽一甓一礎要必堅緻壯朴可以能風日可以支永久經始於是年季夏裁四閱月而學宫一新殿前殊淺偪為創設樂之軒凡黄君所條列以請于侯者靡不一一就緒庾湢帑庖亦無滲漏於是海鹽之學雖僻處鯨魚潮汐

之壖一朝而舳艫翬飛丹艧煥耀不獨州人士觀感鼓舞以戴侯與君之德若海島浦漵之上漁鹽商販之民帆飛艘纜出没於望洋向若之際聿觀學宫之興亦皆斂衽以鄉道是則學校之助與為多焉夫昔魯人頌泮宫其在泮者不獨文事而已至於獻俘受馘亦在焉由此言之士成文武之才就道德之實者未始岐而二之也于後學校論政取士以迄于絃誦又其後則惟誦與絃又其絃而罷獨誦而已夫士誠專志于誦則誦者考

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本乎身心言行之微達之家國天下之著然則誦可少乎海邦之士其於誦習要必慎嚴乎義利之分理欲之判庶乎仁侯與賢博士道同心一新學宫之所致也歟

長洲縣儒學記

至元三年龍集丁丑平江路長洲縣官元同等言於大府曰國家疆理際天地糧饟之富吳獨擅天下什之五而長洲一縣又獨擅吳賦四之一生聚之繁財用之博

天下縣未有壯於長洲者而縣學不建職教不修故自廿餘年來父兄之教子弟大率富者侈靡而不知禁貧者媮惰而不知所向之方自非興學校明義理則將何以定民志善民俗哉今天下縣皆有學獨長洲於舊理所在廢址之上未支衡門漫名之儒學然誦聲不聞講席不設民至有縱畜牧佃蔬圃其間昔孔子適衛稱既富庶則必有以教之矧今興學勸士之詔數下而同等坐視其曠墜若此則豈有司宣承之謂哉奈縣無夙儲

官無餘帑竊見𡽪州路學教授郡人陸德原向嘗捐貲建甫里書院規畫嚴密列之學宫而德原一廛一區無在縣境者誠得大府訓飭而奬勵之德原宜於此無不盡其心者矣狀上路總管高闕道童公召德原示所以德原作而起曰公牧我民厚完我民者無不至今又將溥善教以漸涵之公之德意厚矣然則德原將何以答公意哉惟罄竭心力期於壯厚高弘與公德化同歸永久而已耳於是搜才簡工始於是年三月甲子更八月

末儒學告落成門廡深敞殿寢尊嚴齋宫講廬庖湢庾
帑一一大備先是贍士廩餼未給德原復買田以足之
於是吳人士與大夫公卿睹學之成嘆息言曰長洲為
天下壯縣使其學聊且麤略何以稱子男邦伯興建之
意哉今學成實雄壯與縣適則其人士蔵修游息庶為
稱情也已況明守令為政知本末德原以儒者為學宫
事皆可書乃相率請記於予辭不獲為之言曰三代盛
時吳蓋陋邦自泰伯端委而君吳久之而子游北學於

中國自是聲明文物煥耀四方盖子游生於海虞而長洲則切其地也今學之成豈徒美觀容飭文具哉善教者本諸其身而已矣故子游之宰武城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郡邑令長誠能推是以修其身以及於邑之民將見民化政成風移俗美其秀民良士顧豈無子游之徒出而為邦家之光也哉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請以為記

文正書院記

至正五年龍集乙酉夏六月吉廉訪僉事趙公承僖分巡中吳至則首謁范文正公祠下拜瞻廟貌起敬起慕作而言曰文正公以德以功既無忝伊傅之為輔相以學以識則有功於洙泗道統之傳故其具文武全才出將則安邊却敵入相則尊主庇民其先憂後樂與先知覺覺後知覺者何以異豈非聖之任者乎其平生論諫直道正言剴切人主至上百官圖詆宰執為張禹觸犯

盛怒雖坐摧抑曾弗少沮詎不猶木從繩則正而欲后之克聖者乎當時天下郡縣未嘗皆置學公至吳首以已地建學故學校徧天下者自公始識泰山孫明復於貧賤中授以春秋遂大鳴聖道於時延安定胡公入太學為學者師而河南程叔子實遇獎拔其後横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折之而授以中庸卒之關陜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葢自六經堙晦聖人之道不傳為治者貿貿焉罔知適從以至于公而後開學校隆師儒造就士類

作成忠義之風以致道統之傳則公之學識於名教豈小補哉公之冢也所在廟食一以忠烈錫名顧茲中吳公父母之邦所宜大建祠廟萬世血食如之何而僅享之於私第況今國朝崇德報功在在有書院以祠先賢豈有豐功偉德正學卓識如文正公而書院莫之建則是缺典豈有大於此者乎公八世孫文英具辭於趙公以為先公之功德學識誠如公所言顧惟范宗仰食於義廩食指幾千餘使建書院則官除山長有山長則有

廪稍之奉矣今蘒焉義廪不自給使但建書院以祀公慎選族人之賢者充主奉斯足矣官除山長則乞免焉於是公從其言時總管古燕吴侯秉彜聞公之所建明即叙公所言請于行省上之中書議有關世道且不設教官而以居嫡者世主祠而行教於事便由是二公商出公帑羡餘命工益址而崇制既宏且固甫完屬元祐記之祐以蕞爾膚譾烏敢厠一喙於大賢之門雖然公之功德學識憲僉公知而言之則凡天下之士皆知道之

也知其人而不思效之可乎子朱子謂人之立志必當以公自期待况遊於公之門乎况郡人乎若然庶於公可無負所謂尚友者此也元祐言不腆謹用復諸憲僉公俾書之石焉

重建和靖書院記

宋禮部侍郎和靖先生河南尹公紹興七年用崇政殿說書召遹奉外祠居吳之虎丘先生歿七十有五年吳守陳君芾乃始繪像建祠而勉齋先生黄公榦為之記

端平間提舉常平曹君某請于朝易祠為書院乃始買田為經久計江南内附奪於僧有司以尊前賢勵後學不可泯泯遂已也於是以府治東南陬故宋檢法廳事基合若干畝建書院祠先生大徳丁未山長王建為刱大成殿前無門徑旁無兩廡居民又加侵牟益見簡陋而士病焉元統丙子新安吴希顔來為山長克復故址又請常平提幹廳基以益之剔蠧獎撙浮濫積力稍久有志重建然猶懼或中沮於是白于大府時中書左丞

耿公介督餫吳下聞而善之俄被召復請參政張侯傑侯又入為天官令郡守道童公廉明剛正治稱第一希顏請新書院公曰治不本於學豈稽古崇德之謂哉即選其從事分董程役而籍書院粒米之在廩者糶之得中統鈔八千六百貫肇大成殿即新址而前為儀門門少西為先生祠又西為上祠又西臨廣衢為外門翼殿為兩廡殿後建習堂堂東齋廬曰六有總為屋若干楹其即工始于夏六月甫冬孟十月而書院落成矣初先

生卒於越越亦有先生書院先是希顔嘗為越之書院長亦既盡瘁完葺及今再調而入吴故希顔每加太息曰先生學繼濂洛道被海寓其大者斷不繫於一祠宇之興墜然已何幸而一再獲長先生祠下哉既不佞無以紹隆斯道之統緒若區區祠宇而復不能殫盡心力則豈成豖學小子之謂哉斯其志有可尚者已若夫先生師友淵源出處大致皆具勉齋記兹不敢瀆惟槩言其修建始末云

潁昌書院記

國家右文崇儒路府州縣莫不有學猶以為未也故所在有書院即其地其賢者而祀之江南歸職方書院之建幾十倍於昔若中州先哲之所過化禮樂刑政夫豈東南所可企及然由仁廟設科取士考於各省士額多寡河南許洛為天下中然河南士額視江浙裁什之六則夫兩地學校盛衰槩可見已夫學既已布於路府州縣博士弟子員稽經考古已自足於為治若書院之有

無多寡曾何損益於治道而論者則獨懇懇以為言蓋先王之敷治也每詳内而略外先近而後遠故自其禮樂之文詩書之澤漸之以仁恩摩之以德義未有不本乎一人心術之精微而能見乎廟朝家國之近遠故曰始於家邦終于四海今聲明文物乃獨盛於東南内外異勢詳略乖方此中州有識之士所以動心於兹而執事者未必不以為迂也許昌馮君夢周所以建書院於潁昌有不暇顧夫或者之議也以為潁昌秦漢以來以

武以文以功以德知名海内布在方册者槩以多矣然皆莫若蘇右丞萬里出蜀用其所學以相其君及其老也歸休乎頴上自號曰頴濵老人於是蔓周請於其長兄尚書公及許下鄉曲之老咸以為宜乃捐衣布之贏卜地於許下之某鄉某原營搆結築為屋若干楹中嚴寢以安燕居之聖師後闢祠以安蘇公像門廡齋廬庫庾庖湢凡書院所宜有者無不備官設山長固不問若訓導之師則慎嚴其選必經明行修可以成就人才者

歲以地三頃之入給之弟子不踰二十員多則耗其師之力旬月季嚴課試法必第其高下激賞以示勸懲事已畢具夢周言之官官言之憲省憲省言之中書中書禮部皆允其所請由是潁昌書院遂表著於北方夢周昔為温州路經歷嘗梓鋟六諸圖諸書及為平江路推官得庸學語孟善本并小學書夢周更為高經下註其為書版凡若干卷悉以歸之書院而不以私於其家其平日捐金以購買之書籍自六經傳註子史別集以至

稗官雜説其為書凡若干萬卷亦悉歸之書院師生有欲借之者則具姓名列書目而以時謹其出納且慮書版所在民間得印者什無二三强有力脅之使印者什則六七是書板為學校累又買某鄉桑棗地若干畝計一歲之所入畀一歲紙墨裝褙工食之費則止矣其規制若是不惟勒之石又且聞之官其間防閑之纖悉意度之委曲記有所不能竟者皆鐫之碑陰夫書院之設宋初裁三四長書院者皆郡太守職也固未始立山長

與學正既立山長學正必積年勞著成績乃始陞郡博士於是學官往往多庸常衆人夫以常人苟歲月則其所以教之者豈能成天下之才以待用乎後之來主院席誠賢者也固所不論其或不也當念夢周之創始是豈官髙禄厚與夫祖父貲産哉是皆其兄弟躬履儉素銖寸積累不忍令其子孫獨有之也於是建書院與鄉里共職是院者當察夢周兄弟之心篤志以職教養至公以司出納庶彬彬許洛之士不讓乎大江以南所謂

本諸身施諸家國天下出處進退彷彿乎潁昌老人是則馮君之意也可不知所尚哉

吳江甘泉祠禱雨記

吳縣以水為國東出而為吳江其為州郭低窪人烟聚落於浦漵之間洲渚之上耳州既左江右湖雲濤烟水其為神龍之宮靈怪之宅尚何異哉自非神龍以著靈而人托龍之庥以為命則其四封之内呼吸而沼之者顧何難哉州之東行涉江湖而為橋者相望獨第四橋

之下水最深味最甘色湛湛寒碧唐陸羽嘗品第八茶經則其異於泉水也必矣世傳有龍居之州人即其橋之北水之中沚建祠以享龍謂之甘泉龍王祠其來蓋甚久矣至正三年夏大旱田禾焦然就槁民心皇皇無賴時高昌雅鉄理公為州達嚕噶齊憂心惻然乃捐巳俸市香燭宿齋戒躬致情詞於昭靈觀道士富恕乞為將誠籲天而公率僚幕胥吏之屬悉徒跣謁龍于祠下再拜稽首為民請命富君乃用其教法役神召龍煉鐵

符投橋水符纔入而雷殷殷自水起去雲四垂雨即隨至公忽驚且喜以手加額曰神明不遠如此哉船迎龍漫至州署有赤鯉躍入公舟中公命僮捧縱之波雨霶沱告足即昭靈設醮謝比竣事復迎牲祠下合樂大饗以荅龍神之靈貺是州遂成有年於是州之人驩然曰吾州依龍以為命故水旱必禱然未有若我公誠心懇至一念之頃神人孚合其嚮應葢若執左劵交相付者其故何哉遂昌某曉於衆曰若知公嘗為泗州長吏乎

天久雨泗之民將為魚公戕詞請于上帝詞有曰甘減一年之壽祿願起百姓於泥塗詞焚而雨霽然則公之惠政愛民至不惜身命有如此爾民亦知之乎於是州之民悉公之心戴公之惠恃公以為命有在矣作禱雨感應以記之

伏蛟臺記

山精木恠地妖水孽葢亦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故雖太平盛世不能必其無有然當盛時君明臣良朝廷清

明海宇寧晏人之奸雄鬼之妖孽一皆屏遁消釋各安其類於禮樂刑政修明於祈常廟社之尊顯天氣和於上地氣暢於下人之類安舒泰阜於兩間盖由此也然神仙奇異之士雖不屑於世用而心則淵乎天地之鑒也靜乎萬物之準也故能見人之所不見聞人之所不聞過計私憂遠在數千百年之後又何止冬起雷夏造氷役靈召神變幻目前而已耶世傳九州都仙輕舉時嘗有縣記謂後千年江心生砂磧下掩井口則其所斬

之蛟當復出時則有地仙八百人而師則在豫章於是
鄱陽胡君道玄之生適與縣記合君生有異禀幼斷葷
血紙衣草屩而其道術每於水旱蝗疫有時而取日雲
天借水淵泉起瘥癘殞螟螣其應皆章章可稽也乃至
正四年秋君艤舟東湖夜睹光怪赫然出隄南即其地
得鐵券一玦上有盟告之詞則都仙斬蛟之埋銘也要
與鐵柱相表裏可信不巫南臺真御史為胡君築臺以
券瘞其下而名之伏蛟臺奎章學士青城虞公為之記

夫仙真神人豈有戀於世而私憂過計出於人所不見不聞而又遠在千有餘年之外兹胡君克紹都仙之烈應縣記之言睹神幾於未動之兆伏精怪於欲作之先自非仙真神人斷弗能若是蒙莊氏曰至人之用心若鏡其胡君之謂歟臺成之五年續為之後記云

周玄初主醮來鶴記

古者聖人出而麟鳳龜龍亦出以彰其瑞事明明載書傳必非厚誣斯世然豈聖人有意為之固不然也葢厚

德之積疏之為祥風潤之為甘雨著之為景星慶雲夫若然者使聖人有意而為之則不足以為聖人矣後世道家者流其髙者輕舉次者長生又次者方藥煉餌又次者醮祭科教若夫醮祭則有交於神明之道焉神明者玄虛沖漠非視聽所能親接然禍淫福善每若司其柄以荅響是豈神明為不可依憑也哉古今文士稱鶴為仙禽道家以鶴為仙驥世之人皆言仙鶴云方人設醮祭之時壇陛嚴整儀容肅齊鐘磬華香冠服笏珮之

類罔不端備儼然天神之是臨也人之情哀生於丘墓
敬生於廟社人方傾誠神斯來格所謂仙真神人跨鶴
而來者詎可忽於視聽之間也哉吴人周元真字玄初
自童時即好老氏之學稍長爲道士詣嘉禾城東紫虚
觀禮其師李太無既本之以輕舉長生之道又參之以
修煉醮祭之術於是呼風召雷致晴雨若有神人從役
之無不響荅焉以吴城報恩道院虚其席即來歸主之
至正丁酉夏吴守禦萬户沈侯實薦毋設醮禮延玄初

提點法是其精誠孚格遂感白鶴盤空而來或引吭長鳴或低翔獻頂其多至四十餘隻與人相親若狎若馴良久斯遊一時之人罔不仰瞻嘆異士友徐正甫預同觀者數輩咸賦詩頌美之惟侯以虎羆之職亦加起敬起悚乃索予為記夫鶴一羽族耳其往來靡常其性莫可馴狎其視麟鳳龜龍固不類其應祈而來非有神人司之與異人所致之吾未之信也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彼景星慶雲祥風甘雨要皆聖人以和召和之

所致不然冲虚玄漠之表非人視聽之所及焉能加一髮之力於其間耶然則玄初不得不謂之異人而茲事不得不謂之異事春秋紀異則書故予不靳樂書之用冠羣玉云

白鶴觀祠堂記

國家混一之初世祖蒐羅海内才俊用之惟恐其或遺於是魁奇磊落之士往往顯功名於當世若嘉議大夫平江路總管致仕郡人張公正卿是也公初未冠即北

上膴仕𠎝直殿廷出入禁衛乆之成宗愛其小心謹飭
賜名巴延大徳閒出官江南累陞漳州路總管原公自
膺柄用四貳郡政一留鹽運同知將老而再牧名州至
以清白謹愿見稱恂恂有古循吏風朝廷推恩累世於
是公大父海贈中順大夫清河郡伯大母何夫人贈清
河郡夫人父憲江淮財賦副總管累贈廣徳路總管母
鄭氏封清河郡夫人室人沈氏封同於姑公父子自念
臣子所以報其君親雖瀝肝膽未足以罄萬分之一矧

人之生起滅在呼吸間哉審以別業之在郡城鶴舞橋之東者舊為宋信安郡王之藏春園也基頗宏敞近為建構雄麗而敬歸之太上教法大道上以祝釐以報君下則立祀以報親初名之曰報恩道院舊植古松一株於井傍大已合抱高踰數尋二百年物也道士張應玄始廬其下遂有羣鶴自東南來盤旋于空久之一鶴下峙於松弗去經歲作巢其顛大如百斗盎每晨長鳴屢獲其驗張既羽化復倩括蒼趙真士知徽番陽蕭鍊師

玄中皆克修虛淨玄妙之學而行之為人所推重而公
益厚禮之俾相繼主席仍劃腴田若干畝飭其徒趙與
蕭狀其事于朝乞更道院為白鶴觀當宁可之請降璽
書護焉由是白鶴觀之名著於吳中矣未幾公捐館舍
趙與蕭亦以次委蛻張弟子席應真博通玄典兼讀儒
書踵搆觀宇輪奐一新仍即觀東為祠堂以祀公及清
河伯以下凡幾主每遇諱日節序用玄教薦享之夫公
敭歷中外為時名臣其卒也史有傳家有廟祭有主然

而公之神靈無不之所以屬厭其施心者自非揭虔祠
宇晨香夕燈則何以妥公之靈也哉觀之始末故學士
揭公已為之記故於基宇所設道流所聚則蓋略焉席
羽士懼更久而張氏之厚施祠禮之報享併所以自列
於道家者非勒之金石則何以章示永久此祠堂記所
由請作也張氏世居吳長洲之相城公之嗣子都中以
蔭任黄巖州同知克世家業云

福山東嶽廟興造記

國家思所以惠安元元莫若慎選守令於是浚儀王侯其以至正戊戌授平江路常熟州知州蒞政之二年化綏德懷民用大協百廢具舉故福山東嶽廟著興造之績焉按福山距州四十里而近北枕大江即唐之金鳳山也後以山形如覆釜覆與福聲相近因名之福山云山萃起於海虞之邦聳秀深特宋仁宗至和初邑人建東嶽廟於山上已為吳下叢祠之冠哲宗元符間復拓其規制而侈大之及高宗渡南金兵迫逐不少置東南

郡縣悉被焚蕩而福山廟與常熟縣巋然獨存吴人益
神之紹興二年邑人請于知縣施侯乞崇大廟制以荅
神貺蓋岱宗遠在魯而福山則宋京畿近地東南士民
奔走祠下乞靈祈福於是福山嶽廟遂為泰岱行祠之
甲宋入職方七十有五年矣而王侯來為是州廟制非
不宏大也然歴年滋深棟宇腐橈丹雘黯昧侯即首捐
衣布之羸以奬率州人士撤去弊陋一新廟制而繚以
垣墉先是殿無前軒侯建屋若干楹庶朝謁拜跽有餘

地仍爲若干楹以祠福濟李侯王以國家漕海運萬里鯨波惟天妃是賴爰即廟之左作天妃宮復别建方丈之室以居司廟之人又作官廳若干楹以待守土吏歲祀之日焉竊惟福山嶽廟由始建至于今兹三百餘年矣顧未若今日之極盛而甚完也於以見王侯爲州有餘力爲政有餘暇神人於是誠有攸託則侯之賢其可泯泯無聞也禮五嶽視三公至唐開元中尊封五嶽加王爵及宋祥符五年遂加帝號國家一天下禮秩百神

復加徽號以著尊崇之盛典夫岱宗既在魯由魯並海岱東諸侯凡尸冥權以福東土者要皆泰岱宗而主之也則岱宗於東吳有祠廟惡得以封内山川限其遠近也哉況福山鎮峙海虞糧儲之富當東吳什之三自非明神依憑山川以出雲雨歳何以能稔民何以能治國家何以能有所藉於無窮其為之記以章明神之休以著王侯之美匪誇詡也覽者固宜敬慎而無忽

無錫泗州寺記

昔泰伯東入吴建都梅里聚至今號泰伯鄉宋嘉定十六年鄉之建安庵比丘了忠之母劉素奉佛以坊莊之田建僧庵于鄉之壽里時庵名崇報俾了忠居之宋法非敕額不敢造寺端平二年請于官乃以常熟縣泗州廢寺額易崇報庵為是寺定寺制為甲乙住持而了忠則泗州寺之始祖也忠買泰伯垂慶之田九百餘畝以飯其徒已而忠示寂塔其骨于建安忠十傳而為宗永值宗亡寺燬有所謂掐民官張宣差者據寺田寺之徒

客散去則寺僧元吉睹寺廢墜乃别禮垂慶鄉祈福皎公為之師師資異於派故泗州寺僧却歸建安寺及至元十年平江北禪寺乃冒認寺田於張泗州香火既絶至大德八年寺僧懐信智明痛基業之殞墜也於是訟於官莫之直明之邑人朱君其者捐貲以相信與明乃走京師訟之於宣政時仁皇在青宫有以其事上聞遂降令旨俾宣政斷寺田歸泗州論者許信明之於泗州也侵疆克復功莫大焉先是大德十年寺僧契理建佛

殿於廢址明年仁廟仍降旨加庇護且明言契理領衆使之住持更七年為皇慶癸丑天子復煥徳音賜璽書加外護契理於是建法堂構方丈理一傳至徳言則建覺皇寶殿若捐衣鉢以繪塑佛像山門兩廡以次畢工者則又智明也夫泰伯之為鄉也自宋迄今聚族而居者渾渾湛湛蓋亦多矣然而廢興變滅不啻如浮雲求如泗州已墜而復振至今其區區基構熙朝為璽書加護非其徒才幹卓犖有足以動人者惡能若是哉況自

國家卹民艱難勤役及釋老穹樓湧殿一墜不復興者所在皆是茲泗州僧徒上當圖報夫天恩下當思先人克復之艱精修謹守以保乎勿替不惟禪釋之教有輝而於世道重有勸焉因釋智明請為疏顛末勒之貞珉以昭示於永久云

簡村順心禪庵記

普應國師道振東南時所至為寶坊一切棄弗居顧尋山崖水阻草棲浪宿以自遁逃其聲光吳江簡村在震

澤東南陲土腴而勢阻由垂虹橋望之其烟林聚落可
指顧間也比丘理悟再世有其地可三頃餘草苫田廬
僅庇風雨悟未祝髮時嘗一再延國師居之俾之安禪
而却掃葢悟雖生長大家而實心慕空宗未幾徒步登
天目從國師剃落爰即是為順心禪庵而實徼師悲願
道力開創厥始庶永其傳已而國師示寂悟於初心尤
益勤勵寒暑一衲晝夜一簞草衣蔬餐破弊犄惡同門
禪者喜悟頹然委順有若此也於是智者奮謀朴者効

力撤去舊小遂成精藍一是素堅不事雕繪屋角鱗比
出町畦中居者晝而農辰而禪甽澮溝塍近在簷楹粥
魚磬鐘答響風水其三時之勤為終歲之須要皆食其
力而非苟取於人見者以其役力而休心知其為勤行
道者之居食其力不足則買田以給之十方禪人拏舟
來者飽其飢而憩其勞俾之安居究道而期其必契必
澄焉主庵席者必志願敦確僉議允請其隸事徒衆則
率循庵規分掌庶務其條具碑陰夫悟堅廣施心不惟

不有其貲觀其放寘枯寂且將不有其身誠以佛之道溥博周徧公天下而非已得私觀於此而知易之為卦矣夫同人于宗而有吝之道及同人于野而亨宗狹而野廣也然則儒與佛其大致雖不同然其道之行俾人不獨親其親而子其子則亦未嘗不同也今是庵當震澤風水之會其來者非有一日之契也然以其規程一出於公而無私觀者固已思過半矣況國師之道厚大深宏可以蔭永久而庇無窮則是庵之期於弗替可保

也矣

立雪堂記

榮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昌簡齋公懸車吴下休心空寂一日語其門客鄭某曰昔普應國師倡道天目時予先君秦國公方平章江浙以其素學叅扣於國師國師之弟子東彈三韓南極六詔西窮身毒北弥龍沙則其近地槩可知已今中吴師子林主者天如和尚在國師之門尤為得法上首頴異秀出者也

余今所寓與師林相密邇時時扣門瞻禮謂益其為室不滿廿楹而挺然修竹則數萬箇與其徒休止其中蒲團禪板如大叢林勘辨根研以發明國師之道名公貴人向師道風叅拜跪跽獲聞一言如飲甘露然師機用險峻傾企莫及至乎杜門却掃經歲不出予雖不敏竊嘗觀師方以大虛空涵納沙界王公士庶貴賤雖殊生死泡沫起滅無異自非師隨方誘掖倡明心宗則國師之道幾乎熄矣予冑出高昌依佛為命覩茲僧寶敢同

寒蟬第以學匪房裴艱於纘頌輒為師手書二扁名說法之堂曰立雪禪燕之室曰卧雲仍命工刻諸梓而揭之以寓叅承之意予為我記之其曰嗚呼世習下趨豈但人情而已要雖出世間亦罕不為名聞利養之所動若天如師者殆所謂香象渡河金翅擘海為砥柱於波頹瀾倒之日振清風於炎埃星霧之中也歟夫自少林立雪傳心八百年後至普應國師而其化益隆今師上繼普應直截衆流弘倡大法使真叅實悟之士永懷依

歸是則簡齋公立雪名堂之意良有以哉是為記

掛蓑亭記

宋丞相富文忠公其子孫渡南而散處者往往有之江南入職方故家遺轍往往寄迹於釋老異教而公之諸孫曰紫微者遂為道士於吳江之䀅靈觀為屋不百楹而神明偶像居什六七州境既狹而紫微又不樂與凡搆接恒飄飄有凌雲之思謝去而未能乃於州東雪灘之上結一亭甚隘覆以緑莎僅庇風雨婆娑儼然一蓑

之懸也遂扁曰掛裳蓋將與三髙神游意猶未足則又繪仙山訪隱圖寘於中若將尋真蓬萊訪其師安期羨門於雲海之上以究竟黄老之説而成遐舉之願也其與紫微方外友也乞記於圖之左爲之説曰神仙有無不可知然自秦以降世主每甘心焉使誠有之其神靈長年變化於兆朕之表奚必山林岩壑之間哉豈山林巖壑幽閒深閟人跡罕到仙者乃始樂居之世固有高世遁迹之士膠其光而不耀郤其名而弗居俯仰以自

樂優游以終老則山棲樹巢不厭深密者古葢多其人未必一一皆然也槃亦隱者之流耳夫隱者如沮溺荷蕢之徒雖聖人不能語之化其卓識遠見世葢有不得而聞者今豈無其人乎紫微訪而得之其雖老尚將從而究問焉

計籌山巢雲樓記

向年當塗杜真人以養身安民之道遭遇世祖皇帝論辨陳説恩光穆然已而歸休計籌山其大弟子有曰姚

桂菴高士者獨得真人所傳之道脩鍊葆嗇淵輝而神瑩玉立而長身嘗繼真人主席昇元觀觀在計籌山之東真人嘗建蓬山閣以為盡得山之神秀若海上之蓬萊然姚君既羽化其弟子天台柯君德嗣號巢雲巢雲之弟子洪善淵者乃於閣之前用其師之號建巢雲樓樓突起于蓬山閣前羣峰起伏映帶綿亘延接所謂山之神秀又畢獻於樓之四阿樓甫成而柯君亦仙去夫山名計籌者按吴越書以為有辛鈃者蓋有所養抱而

隱遯於此當吳越吞噬時范蠡當從鈃問所以取吳之策鈃與偕登之觀覽指畫若規見其勝負然者故得名夫杭之諸山雖皆原於天目其龍拏鳳騫傍枝次脈氣勢飛舞而沓至則皆莫若計籌之一山故宋楊和王沂中即中山以為墳昇元觀乃其香火院也方真人在京師時世皇恩遇殊厚然每日乞南歸江南名山川非不多而真人獨孳孳愛戀乎一計籌則山之奇秀槩可想見矣時真人延予蓬山閣上較讎羣書巢雲樓末之建

也迨今四十寒暑矣顧予方飢驅餬口於吳中雖欲復遊山中莫可得兹冬舟過婁江會善淵於婁江之玄真道館念予嘗承真人知遇之厚端來吳介道侶步宗浩甫請予為樓記也夫計籌之為山固予所熟游善淵又指畫言巢雲樓得地之勝雖未能登斯領覽而巖巒之態度松杉之鬱茂泉石清出而棟宇深曲則固已了然心目之間因為善淵言昔邃古之初固巢居矣禮運所謂橧巢是也及聖人者出創為宫室上棟下宇民安攸

居故莊周氏以為樹處則惴慄危懼將以矯齊物情夫何唐時又有年老隱者以樹為巢寢息其上而謂之巢父耶若雲可巢則李太白詩有謂吾將此地巢雲松故山翁巖叟往往自號巢雲夫雲為陽氣山川所由出晴雨變態甚為不一至峯巒林壑高深幽密之境則雲在堦除在軒窗在几席近有在床榻者是雲可接可攬可耕而或可卧者烏不可巢耶況爾仙真往來乎太虛恒以雲為乘矣則樓號巢雲要不為過且善淵名樓不忘

其師尤可嘉明春當來拜真人蜕冢其樓四向景致予雖老尚為賦之

純素齋記

楚漆園吏以内聖外王之道斂之於精神純一之中迺曰其人純素可為真人夫真人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世惡有若人哉蓋指此心而言也人之為心湛然純白一念萬年則雖為賢聖為佛祖要豈能外於此哉東晉遠法師在廬山修念佛三昧

謂之修白業夫白與黒對暗還黒日明還白雪雪山大沙門教學佛者至矣盡矣又豈待予言也哉吳僧如瑛者號白石潔素而好修依止蹟沙寺毅公文室為侍者乃取漆園吏之言扁其爲居之室曰純素漆園之言不惟是而已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漆園著書時佛之為教東震且未之聞也良以佛教寂滅而莊助老氏者其教清淨清淨而虛無虛無而寂滅要不可岐而為二雖周之書肆行而與其言自相胳合也瑛也浣濯其心身

服膺乎佛祖之所垂訓則雖拾薪鬻石山顛水涯精進不惑則將見純白真人無二無雜我即真人真人即我雖佛與祖亦何異哉瑛年未三十能精進不退定以予為知言至正己亥玄月朔記

虛白室記

西隱庵在吳城葑門東一舍而近郡高僧賢哲翁之所建也庵非有廣殿修廊之宏麗然當江湖之會文漪鷩瀾天光雲影朝夕滉漾歘蕩在几席間蓋亦精藍云其

徒在別峯於庵東南刱一淨室扁曰虛白索予記之予嘗讀莊周氏之書曰瞻彼闋者虛室生白謂人能遺聲色之雜去嗜慾之擾而一任夫性則道集太虛之宅而純白生焉其義若此周蓋老氏之流別峯佛者也老佛果同道乎不然老之道清淨亦在乎養性佛之道寂滅亦在乎見性性無不同與生俱生而不可不養者也茍能養而有所見則本性虛明舉天地萬物莫逃乎明鑒之下何虛之不生白也哉別峰寂然燕坐是室以息羣

動則必心靜性靈四維上下皆成虛空雖晝之日夜之月其光明亦同普照十方矣何有執著乎何有垢湼乎佛乎老乎莫之同乎莫之異乎此少林指以單傳而神光遂入於雞足山者其能外此虛白否耶姑反訊之用以為記

趙州守平反寃獄記

儒者存心不累於物故能超然遠覽於情偽之表流俗之人則不然遇事屑屑較彼我計利害心非不知其事

之枉直也顧乃怵於浮言惑於妄議局局保自已而彼之黑白有不暇計焉於戲使人盡如此則所謂司平於我者我何賴焉夫司平者非一端然莫重於獄獄者狴犴之中棰楚之下酷吏所煅鍊至有反是實者夫反逆天下之大惡也平人不勝其楚而曰反是實焉由此言之他可知已惟其心不累於物者鑒空衡平為之體姸醜輕重舉莫逃焉一為煅鍊文致之所惑而不推其情狀所由起未有不錯謬者矣然人心日偽世道日降荃

蕙不能化茅猶矣況其他乎則其呼吸之間變詐機巧旁午蠭出竊謂臯陶復生於今亦豈能悉其情與狀夫儒者其用心萬無過於臯陶也然於滋偽愈詐之日其心不為流俗之所移也乃能洞見其情而不惑斯其所以為可紀録也歟王既字季境其先閩人大父中書平章公其父則江浙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本齋公也至元五年任淮東宣慰司奉差未幾侍父病歸吴下終喪仍往淮東陞都府宣差至正八年八月十六日府同知上

任而眖職掌堂食公宴當其職所隷所謂茶酒夫翟四者以蔬飣不謹令别具鮮潔翟不從乃叱直廳軍夫戈占負翟四令獄卒張全隔衣笞其臀兩下眖以張笞不力也奪張手杖自捶之亦兩下耳翟方整換蔬飣終宴逮暮方散去翌日翟復到府署少頃即歸時維揚大疫染者多暴亡葢翟已染疫顧身隷官其出乃强勉更四日翟四者死府饔人鄧徳者翟疎逺親戚也嘗以割烹遭眖撻於是嗾翟妻蕭訟其夫死不以命先是揚州路

録判石琪目擊吭由元戎以下以其名臣子禮遇有加
每謟事吭恒欲具酒以啗吭吭拒絶之兼以驛騎數不
足吭烙琪所乘馬以足之琪恚無所洩及見翟妻訟夫
遭吭捶死乃大喜教蕭以為翟不死於杖而死於吭用
靴脚疊踢其夫臍右凡兩脚於是翟殞命吭既就逮戈
占等証佐不得同琪為畫策别立誣同証佐而加之搒
掠驅拽且更卷十六日字為十八日所以誣陷吭者無
不至兼帥府憲府兩不相干録事司不能無覬望而得

以髙下其手焉旽既不勝苦楚亦自誣服獄成上府凡
因在禁憲府當以時獻旽或審異獨漏旽不知加省録
及憲長它除揚州路及憲府以旽家屬訴寃頻切乃如
選委泰州知州趙公威鞫之公即追蕭所告狀反覆披
閲見擦洗告日兼証佐皆非當時與見旽捶翟者檢翟
死既在八月廿一日縁何江都縣繳申屍圖却在九月
十四日兼訟旽踢翟死公論甲舉右足當踢乙身之左
縁何訟旽舉右足踢翟而踢傷痕反在身之右乎使誠

以臍右致傷翟當即死緣何更五日後乃始死乎凡所以誣晥者卷紙色不同墨濃淡亦異兼晥招辭皆非晥手書公既洞見底裏即命吏以此數端立案駁問該吏莫珍以下誣証仵作等四十餘人或首或指盡發石琪所謀而琪避罪逃去於是晥之遭誣乃始平反而明著於淮甸晥寃既伸而公以文章之純道德之懿英聲茂實海內傳誦於是聖朝名拜翰林待制予念參政公無恙時晥嘗從予游聞參政卧病久其薨至無以為斂忠

愍公死王事朝廷賜田十頃于吳以贍其家舉族之人食賜田者常千餘指而賜田所入每缺於水旱故其家窶困日甚重以旼不幸遭誣既在獄其家訴寃入淮幾二載因糧不可以飽旼諸兄弟更貸以救旼垂死非公以儒者用心不爲威怵言移灼見寃抑即爲平反則旼死犴狴必矣夫能平反寃獄國有賞典豈公所喜哉傳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顧諟者心術之純不惑於文致煆鍊不動於是非利害曲必爲直之枉必爲

伸之蓋其心初不求人知而人自知在公不加喜人不知在公不加慍此儒者用心之恒使善於頌公者必曰陰德陰德陰德云夫德必積而後成然其積之也要亦行其所無事今天之所以報公者將由掖垣論思獻納匡益聖明以福海寓則凡天下誣枉者豈特眈哉將使沉寃盡雪枯朽蒙惠人心和於下天心悦於上是皆公能以道參輔廟堂儒者所能致非公尚誰望之

僑吳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僑吳集卷十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方大

僑吳集卷十

元 鄭元祐 撰

記

藏書樓記

與天地相久遠者聖人之道也然道非書則不傳故六經所以統天地之心若夫史子百家之言其載道雖不能無淺深措詞不能無工拙下逮芻蕘稗官亦未有背道而可以傳世行後得齒列於藏書之家者故藏書之

家自經出坑焚漢武表章以後今幾二千年儒先班輩出其翼經以明道析理以傳經其於三才萬物之理治忽幾微之驗名物度數之詳興壞理亂之故其為書充棟汗牛藏之中秘者固所不敢論若昔張氏晁氏葉氏陳氏其所藏書既竭其貲力以營購又竭其心思以表題然今書雖散亡而猶可以見其嗜古而力學視築臺榭貯歌舞變滅于須臾之頃者相去豈不萬萬哉雖然藏書者豈徒鬬卷帙之富競籤軸之美哉盖將講讀討

究以致其博及其至也則必歛之於約以驗其所自得者焉不若是則是夸多鬬靡也則是求知干禄也曾何足以致博極之功研諸家之説也維揚陳君季模家馬䭾沙之上沙當揚子江之心而百川之水悉滙焉既久於是至其子天鳳字舜儀生有異禀由髫髻以至於冠惟理義是説惟圖籍是耽君愛其子之嗜學也於是以其家舊藏書合新購而得之者凡五萬餘卷築樓於居之東而藏書於樓之上樓之前鑿池以瀦水其後萬竹

森立都水庸田使白野泰公為篆原闕二字字以揭之乞予為之記曩杜徵君原父每道陳君之賢个原闕二字已逝海內猶所稱尚則君之賢詎不信夫故為記於樓壁原闕二字之者當知陳氏藏書之意不為科名發也不為利祿設也蓋以為反身窮理非誠有志於聖賢之學者不足與語陳氏藏書之意也異時舜儀盡讀其父書據博約之要探天人之際外功利之說悉其精不忽乎其猶明乎遠不畧乎其近聲望學業充然被大江之北南是則陳

氏藏書之驗也若夫登樓而四顧山川風物予雖老矣君能欵於樓之央猶能一為賦之

德聚堂記

海虞陳子善名其燕寢曰德聚堂索予記之嘗觀諸易萃固聚矣若渙則渙而非聚也然聖人皆曰王假廟夫能聚合渙散之人心孰有嚴於宗廟孝享者故曰社稷宗廟之間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況於王者禋祀之時乎昔晉大夫見冀缺耨其妻饁而敬也即曰敬德

之聚也是知春秋雖尚戰爭而士大夫之見道固已如此後更程謝諸儒乃指敬為聖學之始終然其實不外乎德之聚而已聞子善兄弟四人友愛篤至家居更二百餘年繚垣之喬木傳家之腴田歲長而日植者敷紓而蓊蔚人知其根深柢固食其德於無窮矣予入吳未廿年其變故相尋者日接於目也而陳氏兄弟厚有其家之久非孝弟之心詩書之澤凝聚而不散安能爾乎夫吳之人使盡如其兄弟亦何至於變故相尋耶為之

記豈但美夫陳氏兄弟併以告夫吳之人

宜遠樓記

昔吳越錢武肅王承五季昏亂據有浙東西更三世四王挈其國歸宋迨今四百餘年宋社已墟而錢氏子孫尚有能讀書以保其門閥而不墜者若毗陵錢子常是已子常居太湖之潯於是面湖建樓曰宜遠良以湖之大三萬六千頃其島嶼起伏於渺茫之間者七十有二其最勝則洞庭莫釐與馬跡也其西則原闕二字其東原闕二字

龍諸峯莫不呈奇獻秀萃於几席凭欄縱目歷原闕二字翠可指而數迴波驚瀾烟帆風舶變觀出没孰為端倪葦原闕二字沚水鳥飛舞疑有仙真往來顧盼於滉莽之頃豈但漁人舟師之謳吟哉夫吳以水為國敞明夷曠固可眺覽子常之樓近者皆可悉而無遺其尤遠者目睫有盡而物景無窮將不在乎數百里之間而必極於無際也凡物自大視細者不見自近視遠者不明有明目者可以及遠矣其能了千里於決眥乎然則惡乎而可宜

乎遠其宜乎遠者舉無碍乎目睫可也雖然此局於形體言之也人之靈葢有不依形而立不附體而存者是豈可以遠近限哉子常先得吳興趙文敏公遺書二大字揭於楣而乞予記之夫物宜遠者豈但物景而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今圖史所載録者遠者千年近猶百餘年誦而傳之無不宜舉而行之亦無不宜是宜遠之義也豈區區目睫之謂乎

芝秀軒記

凡鍾秀而盈乎兩間者人與物也然舉莫若乎人人宜無羨乎物而猶有取而羨乎物者非以其常而以其異也今夫草木為物至夥然未有不根而萌不土而植者獨芝之為物不類其生非由根其植非由種抑亦可謂甚異也已然見收於神農之書得取于楚人之騷至形之登歌清廟書之紀年國策告于神明頒之天下其盛至於宋大中祥符之間芝之為瑞至不可勝紀若學仙者以之為服食為樓觀自非秀異超出乎尋常草木則

亦何能若是哉吳人馬君瑞家婁江之上有取乎晉人煌煌靈芝之一年三秀之章也名其燕寢之西曰芝秀謁予記之予觀馬君年已原闕二字神宇澄朗視聽明徹諸子及孫皆讀書慕義其森然原闕二字者皆芝之蘭玉樹也是皆君一身善慶之積烝為嘉祥疏為瑞應顧芝之秀不土而植不種而獲者所能髣髴哉故善觀原闕二字其嘉祥之應在焉君之家正不以物之異而特在乎人之異耳君登期頤上壽行且見其子若孫其秀不于芝于其人其

瑞不于家于其國由此言之芝誠足以致瑞又豈止於一年三秀哉雖布護乎君之家不異凡草木可也為之記庸何辭

松石軒記

昔夏后氏分畫九州而青州有鉛松怪石之貢當是時風氣初開人未必有耳目玩好也儒先不能無疑於此以愚觀之玩好於時未必能然韶樂以球為主故后夔言樂獨於石則曰於擊石拊石然後百獸率舞鳳凰來

儀蓋石音難和故磬必泗濵之浮今以靈壁所産之觀石用以為磬然非秀絶者不能有磬音之純故商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然則怪石之貢蓋必異於尋常也已降自唐宗始以石為玩好然後石之品益繁宋宣和間於物無不品定故以太湖石品最高唐李贊皇牛奇章二人相業雖不同其於愛石則一也中吳在宋為畿甸至今荒圃廢宅石一燬於刼灰者在在有之若夫松之為貢棟梁榱桷禪房狙杙無不可者至乃蟠紐詰屈

懸根獻秀始以松為園池亭沼之觀玩今叅知政事澄江朱公以雄偉之姿遇風雲之會養母夫人以孝待鄉曲閭以誠故能出總戎機震耀乎諸軍之上入贊原闕一字尉府政雍容乎百僚之端公私第在吳城之正中深沈宏固原闕一字其客次有松有石左轄番陽周公扁之曰松石軒仍作大篆原闕一字表章之夫大叅公儗之於松則清廟棟梁也儗之於石則韶原闕一字天球也賔至而燕集於茲語笑於茲挹松之堅貞攬石之秀潤其所以為國幹

播民和者夫豈尋常松石之謂哉

春暉堂記

六經所以統天地之心者豈有他哉不過明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而已若夫詩本人之性情達夫倫理所以發明父母之於子子之於其親慈愛孝友由乎心術之微顯乎事為之著其本末先後終始小大盖莫不備焉其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可謂至矣至乎唐之詩人其於三百篇雖未必一本乎性情之正然有關乎世教則其

義一也故孟貞曜之詩曰難將寸草心報答三春暉其曲盡人情發明人子之於父母恩猶天地深婉微密亦何異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乎去之數百年謳詠歎息要與蓼莪陟岵相表裏是則詩之為教有關乎人心俗化如此高昌觀君德亨纓世胄筮仕於朝自其先祖翰林學士其先尊客省使皆以純孝著聞于時逮德亨甫八歳而其尊人不禄母夫人撫腹輔育以迄于成立用客省君之澤敕授海道萬户府提控案牘兼照磨

承發架閣諸職於是奉其母就養於吴德享念親之老也滫瀡甘膬必嘗而後敢進定省涼燠必備而後即安凡所以欲得吾親之懽心者無所不用其極而欲然自以為未至也乃名其燕寢曰春暉堂夫以春陽先暉汎灧乎羣物者豈一草木哉然以寸草之微得承乎陽豔郁郁青青有天地之仁焉有生物之道焉凡工於詩者非不欲咏歌其至也然卒莫之能而貞曜君能之此觀君所以取之也亦可謂知為子之道焉知奉親之孝焉

為之記非溢美夫德曷也蓋人心俗化有繫焉者爾

東生堂記

吳山之崒起于震澤者縣七十二峯巒綿亘其又突起而最峻者惟馬跡山山周百二十里附山而居者鍾秀于山毓媚于川蓋多良士秀民若錢山人子標則尤卓異者也子標閭學又與山水爭深長每登山徘徊顧瞻念身世起滅之遽而親友會合之難乃作東生堂於屋之左每朝之日夕之月出於太湖之底而升於馬跡山

之顛也委容光而經山人之室者東生堂盖得其全且山人覿于朝日而夕月也以為天行至健三辰麗天而委照下土惟日與月雖行天有遲速之殊至昕暮而皆生於東也星辰不在焉故驗夫所生四時有常道朔望有常軌分至有常度一或虧其常則東生之義乖矣于是山人起處是堂觀於昕夕悟進學之不可以無恒治家之不可以無要人徒見山人有時屏迹于山林之幽有時自混于城市之隘或衣鮮策駿或鶉裘鷂冠由其

外而觀可謂無恒守矣然不知山人之所以檢其身者內而心術之精微外而言行之章著舉皆不可以無恒而駸駸然進於道矣東生之堂有助於山人者夫豈直為歡宴娛賔之室哉堂面夫椒山故君自號夫椒山人按郡乘夫椒馬跡為山皆在具區所謂馬跡者由神禹治水道會稽得神書於此然其事異矣若夫椒越嘗敗吳其地事載傳記可考予雖老山原闕一字能致於山水之間則其景物之勝尚能為賦之

壽梅軒記

毘陵邵吉卿其母老矣其起處軒之外有舊植古梅一株枝榦所及大實盈庭梢森上于高實覆屋既敷腴而條達復輪囷而（原闕一字）伸望之如獸鳳蹲舞即之而瑛瑶朗映不問可知其為百數（原闕一字）年物也吉卿以其奇古過甚於是名之曰壽梅夫江南之梅（原闕二字）凡草木所至蓋皆有之惟是多而莫之貴也故或混于荆（原闕一字）或戕於斧斤或困束於顛厓邃谷之下或自媚於孤烟野水

之傍其幸而植之苑囿列之臺榭者率皆繁稚而鮮妍顧其老而奇壽而古者未必若是軒外之所有也則名之曰壽梅斯為稱情也已夫是吉卿之母夙禀貞異自其良人溘逝即屏去膏沐敦尚樸素心慕空宗勤事如來日誦毘耶經典精進弗惑夫世壽莫堅於金石然金石有形有壞故莫若神仙長年然神仙長年在佛理究觀亦為虛妄故莫若西方覺皇有無量壽今邵母壽届耋耄皓髮脩容其學佛盖已臻極其至宜其所居花木

亦皆發於清淨願力又何止於壽梅而已哉

心遠堂記

聖人之門人難疑問答不出乎仁之一言若夫心則一再言而已豈聖賢之學可以外心而他求哉蓋仁實心之全德語仁則心在其中聖人既沒孟子言仁則兼心蓋聖人之言非孟子無以明孟子之學非聖人無所據悠悠千載得之者誰靖節處士以晉勲舊世家於聖賢心學雖未必有所見然其純靜高潔不汚其身固一世之

高士矣至其所賦詩則曰心遠地偏夫以聖賢言心惟恐其外馳而或遠令靖節云爾者盖以心量廣遠言原闕一字既不局於事為之末亦不規於形體之累超然遠覽於萬物之表是則靖節心遠之謂也洛陽劉君大年以才選為漕府知事清慎而有守雅正而能斷其上世皆為名公卿故大年聲譽落落嚮人耳也今叅謀漕幕駸駸方大用自非懋乎聖賢之學則亦安能致身策名若此哉然有取乎靖節心遠者以示乎志廣遠原闕二字淺近

所能識造高明者非凡陋所能知是則心遠之謂焉原闕二字心學之與非吏僕不能竟姑以是為之記云

存雅齋記

詩始盛而雅作詩中衰而雅變詩隕墜而雅亡矣當宗周盛時大小雅與頌聲並洋溢雖其所以用之者不同然而鄉人邦國之間宗廟朝廷之上聞之而人心紓和奏之而神心舒悅人倫順於下天道應於上稽之於天則三辰咸若驗之於人則諸福咸集方是之時雅頌之

和禮樂之作刑政之修明紀綱之畢舉是皆雅未變而
文武成康之治比隆唐虞後世所以不可及也成康既
没王澤未竭雅頌正音猶足以維人心扶植政典更
幽厲不君禍始於袵席肇於閨壼已而蔓延於家國難
鍾西戎毒流海宇於是雅變而王澤竭雅變而頌聲寢
雅變而人心晦蝕天理或幾乎其熄矣然雅雖變而未
盡亡也及乎王室既東中天之禍甚慘于時平王自應
枕戈待旦命將出師以雪不共戴天之深讎然後人心

復明政典復舉顧乃于文侯之誥易哀號慟哭之詞為平常撫恤之語于以見雅亡而春秋不得不作矣雅亡而春秋作天下之變故蓋有不可勝言者矣然人心終不死也天理猶不熄也則雅之所以存者顧不在于人乎是故國風變而入乎衛與鄭然桑間濮上豈盡淫泆也蓋有君子之風焉由此言之雅之存乎人心者則不以其亡而盡泯也部君彦清父有志乎春秋之學也前乎春秋者雅亡矣彦清則謂人心不死也其所以存雅

者顧豈不在于人乎于是作存雅齋記

止齋記

昔者聖人觀艮之象以為一陽上進已極不復進而止矣其下二陰為靜止止而下靜有止之義焉于是著重艮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故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文王羑里而行易原闕四字而弦歌是其心止於其所泰然不以外物所摇奪原闕四字出乎外也哉然而衆人顛倒紛紜所思不能不出原闕七字卑下而思則在乎崇高身居

淺狹而思則（原闕七字）一隅而思行萬里之遠身輕一羽而思舉（原闕七字）知所止而所思汗漫放逸為無益也使其（原闕七字）所止則食服居處一安其分而無慕乎富（原闕八字）為也謂為天所賦而分所當安也是其心（原闕八字）心乎及富貴之來衣而遊纓綴兆食而膏（原闕八字）厦適至不增榮適去不加辱亦安於所止（原闕八字）精微而道甚大也既於易發之又於所常（原闕八字）父子君臣止于慈孝仁敬皆其位之所（原闕九字）乎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吳士金君達可（原闕九字）

奉其親處其弟教其子姪既有以得親原闕八字之友愛至于教子姪而齊家者一切身為原闕八字是逹可教行于家望孚于人安恬樂裕而原闕八字可謂能止于其所者矣為疏易義記之

陋隱記

原闕六字以為陋也乃能安之故蓬茨之下羮藜糜秠可原闕六字樂居而陷之豈賢者所好特異于衆人乎誠以原闕六字逹有不可必也苟窮而慕夫逹則于命有不安原闕六字安

于命之所值泰然若將終其身方其未遇也（原闕六字）陋漁不以繩擉為陋商賈不以魚鹽為陋版築（原闕六字）一安于命之所值而不計乎通塞也是以豐草（原闕六字）居也士有終其身而行坐嘯歌於是自以為樂（原闕六字）抑何至是哉蓋亦安其命而已矣命為天賦（原闕七字）由能知乎天知乎天故不以逐逐以外慕設慕乎（原闕七字）其中之所失有不可勝言者故善安乎命不（原闕七字）自知其陋焉句曲從老氏之學者顏道宗自（原闕七字）之夫是之謂豈同聖門顏氏

子之姓而學夫原闕七字昔顏子以王佐之才得聖人為之依歸豈樂原闕七字以天之生人必聖人者出而君師之然後厚原闕七字孔子天縱之聖而不得其位非不憫天命而原闕七字以終老顏子見其然故其簞瓢陋巷安貧樂原闕七字所賦烏有毫髮勉强于其間哉故曰禹稷顏原闕七字顏子之所學吾儒分内事也吾儒推陋隱之原闕七字為何如脫以為然當來共講以尋其所樂

原闕八字鋒鍔鈌石之弓不善閑則膠筋弛天運原闕八字必養明於夜月必養明於晦星必養明於原闕八字夏長可謂盛矣然揫歛之於秋聖類之原闕八字者尚如此若夫千里之足九霄之翮使其原闕八字不已則驥之為德孤矣鵬飛其翼若垂天原闕八字溟然不以六月之息亦烏能負青天而上原闕八字天飛者尚矣至于舟之濟川車之載塗原闕九字波一駛數千里茍有不慎欻忽不可收原闕九字箱轅舉無不備使不擇夷險惟圖疾馳原闕九字車之用耶雖然是遠取

諸物以為喻若夫（原闕四字）人之生稟氣乎陰陽肖形乎天地心神火也而禮配焉肝神木也而仁配焉至肺腎之與脾莫不各有攸配而所謂土之信也水之智也金之義也皆不由聖智而加愚不肖而損（原闕一字）惟若是于是慕聖人而力學以求之朝夕孜孜弟恐其力之不至故古之學者所以有自强不息之功是則求諸已者然也若夫名位利禄貴富顯達是則求在外者求之外者有命於是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既不可求而得乃安于

所值而似乎退懶者況求諸巳者雖曰體天行健也雖曰惟日孜孜也然有藏修遊息之道焉故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古之君子求諸已猶若是而況于外至者乎求之外者有退懶止足之意則其求之內者所以孜孜不舍也海道都漕運萬户府達嚕噶齊高昌章公自其上世來乘朱輪佩蒼珩出入乎鳳閣鸞臺職任乎方伯連帥以蟬聯乎圭組者素矣至公尤勤於問學凡聖賢之所垂訓百家之所論載既委巳以講求之及筮仕

于朝敭歷清要執法中臺典司内禁可謂隆矣朝廷尤以漕府長難乎其選乃佩公以（原闕一字）珠金虎符乘傳南下公于漕政興利除害知無不為于是（原闕一字）當宁遂免東南顧慮之憂公之臨政惟恐一毫之未至若然者可謂體天行健矣然而自號則曰嬾齋焉愚故竊知公之意以為名位顯達皆公世所素有既以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矣等而上之參鈞衡秉樞軸俾元元遊於不知不識之天亦公之素有也雖欲退嬾而不居蓋有不可得

而辭避者是則公嬾齋之謂也

瞻雲軒記

金君伯祥家笠澤之上而好施與有客持金華黃侍講誌其先人之墓謂其上世以粟贍人之乏病與藥喪與（原闕二字）再世至其先人尤刻苦節縮絲蓄粒聚而保其先業没於至順三年（原闕一字）吳（原闕一字）久詠鄉之韓墅因澤國土善崩更廿有一年為至正壬辰改厝于吳縣橫山吳巷村之原山距城半舍許背臨太湖而面若箕踞又名

踞湖山伯祥以拜掃歲一再至于是屋于墳傍即其原闕一字曰瞻雲索予記之予謂伯祥先人之塋域於此雖致愛則存致慤則著然其親之聲容笑貌有不可得而復見者矣顧惟山之雲起觸石合膚寸而飛溢胸晴雨晦明悠揚變化千態萬狀此人得而見之所謂英英白雲無時無者然詩人獨取以起興至達于天步艱難而狄梁公過太行覩白雲歎曰吾親舍其下由此言之雲固無定蹤而孝子所以思其親觸物感懷有不知即此而

發其怵惕哀慕之心也想伯祥于拜掃之際感慕其親

焄蒿悽愴精而神之所在但見瀰漫黮䨴之在巖谷於

是曰吾親其在是乎何深有以觸吾衷乎故名軒曰瞻

雲意甚婉矣伯祥之隣有沈仲説氏蚤孤養其大母備

至既喪不忍期必三年廬墓以孝聞伯祥將薰陶之其

瞻雲以思親彼此同一致予樂道人之善故以類推之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聽雪齋記

凡人有所聽未有不由於耳者而莊周氏則曰毋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夫人之為心主宰乎萬類故其職為天君若耳職司（原闕二字）為之君者侵厥官周之說無乃不可歟蓋無聲之哀樂有（原闕二字）聽所能察甚至明目視而不見聰耳聽而不聞其故何也（原闕二字）之哀樂繫乎人之心也由此言之周之說未為無理今夫（原闕二字）月星辰風雨霜露運行乎四時莫不有恒度至於雪三時（原闕二字）有而獨見乎玄冬或大或小或急或徐先臘有之謂之瑞

原闕二字而作人尤不厭逮春有雪則謂非時是雪不恒有然詩人原闕七字且雪之可聽豈如五聲八音合原闕一字之歌相原闕七字章抑揚而中律可以得于耳而會于心哉固不原闕五字時貴富之家錦屏綉幄清歌妙舞又何暇乎聽之原闕四字窮愁顛簷敗壁之下葦屋蓬窻之間地爐灰寒飢凍原闕四字惟雪之為聽顧非喜於聽之也而雪之騷騷蕭蕭風凄緊原闕四字雖欲絶之于耳自有所不可也此無他接之于心者原闕五字十有四年貧病憂鬱蓋無斯須之樂

也春夏秋人原闕五字無與焉逮冬則不然天陰沍寒密雪作時其聽之原闕七字蓋莫予若也是則隱憂之結于心不可以耳原闕一字心聽者豈惟雪哉蓋凡接之于耳者莫不皆然西夏鄗密原闕二字父故三公子則其生長貴富豈窮愁賤士所可同日語原闕一字僑寓于吳也亦以聽雪名齋蓋仲貞方刮磨貴習委已于原闕二字聽雪有甚于寒士之淒苦者故記以貽之

芝雲堂記

原闕三字瀕海在吳屬邑獨以產石知名海内地誌謂山舊原闕五字河源萬里外而謂玉產是山其信否未可知也然原闕六字玉其孚尹秀淑之氣宜有人焉得之邑良士秀民原闕三字也然為農而樂于田里者或失之朴為士而攻於文學者原闕二字之鑿工賈末業不齒焉若夫精于士習而不鑿以求異安原闕二字畝而不朴且鄙惟于顧仲瑛氏見之顧于吳為著姓自吳原闕二字雍以下代有其人仲瑛家界溪溪望崑山栽十里許其出原闕一字雨蒸烟嵐近在目

睫間仲瑛家於是葢累世矣內附後倜儻原闕一字常之人往往自致青雲之上于是仲瑛之大父泉其諸從父皆原闕一字金曳紫貴顯赫赫使仲瑛少發其所緼出為時用髙可為名卿次不失卤諸父顧方讀書積學臨帖賦詩堂序几案列三代彝鼎唐宋人書畫觴酒為壽以養其親且築室于溪之上得異石于盛氏漪緑園態度起伏諦視之其輪囷而明媚既似夫天之卿雲其巑峯而秀潤又似夫仙家之芝草迺合而名曰芝雲遂以其石樹

于正寢前而名曰芝雲堂夫卿雲芝草世以之為瑞矣然雲氣之散聚芝草之榮悴豈能久而不變哉惟士君子積其所學尊其所聞孝行著乎閨壼德業章乎里閭推是美也譬之珠與玉焉玉之緼石珠之藏淵其光氣自有不可掩者吾知仲瑛蜚聲騰實夫豈久淹于吳下者其為名卿而繼諸父有日矣幸先以予言鑱諸芝雲石上異時與彝鼎旂常併為不朽矣夫豈卿雲芝草之謂乎至正己丑秋八月望遂昌山樵某記

讀書舍記

君子所以貴夫讀書者豈徒誇多鬬靡而已哉豈徒博聞洽論而已哉豈徒科名利禄而已哉盖三才萬物之理興壞治亂之效名物度數之詳動靜消息之故是皆非書莫能載故善讀書者其于理無不窮于效無不覩于詳無不考于故無不知夫若然者抑亦可謂繁且多矣然不返求諸身而會于約則豈善學聖人者哉故君子學欲其博守欲其要讀書者舍是吾恐其如大軍之

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然竊論之唐虞夏商之時可謂至隆極盛也已士生其間豈一一本于書也至周而文大備及其衰也聖人出焉六藝百家莫不折衷于聖人而後定由是之後觀於詩而性情得其正於書而政紀得其宜於禮而敬於樂而和于易則有以驗陰陽于春秋則有以定名分是則聖人之（原闕二字）天地高深迄于今而不墜者由書始傳也書之功若是善讀者即所以善學聖人也更秦書幾泯盡而無餘漢更武帝表章六經

及其衰而學者讀書之効至以清言而髙議扶持人極與漢相始終然人自為書家自為說逮乎隋唐以迄于宋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象犀珠玉之富車旗廟朝之貴河海山嶽之深厚風雲雷電之變化可謂衆且多矣然未有不本乎經根乎理以擅專門名家者也書至此而不勝其繁讀之者累日窮年而莫之能竟自非善讀以致其博善守以歸其要則將何以哉吴人顧仲瑛氏家于崑山界溼之上凡所居室藏脩游覽莫不皆有

題扁之名至于其所藏書而繙閲之所則曰讀書舍其所志以揭于兩楹者則曰學時時習德日日新予喜其有志于讀書也然其本末兼該内外交養則必本于反身窮理庶有以驗夫三才萬物無一不備乎吾心以吾心之所固有推而達之家國天下所謂成已之仁成物之智非善讀書者不能也雖余老矣且將扁舟過仲瑛以扣其所造詣仲瑛必有以語我

昭肆齋記

昔聖人學韶樂於齊至于三月不知肉味今韶載於書體製具在使止於若是則聖人何為而嘆美何為而肄學蓋必有超乎聲容綴兆之表能使齊之人雖三尺童子亦視端而趨疾不若是何以至於鳳儀獸舞祖考來格也故詩三百篇用之於宗廟朝廷其詞具在若其律吕音節清濁高下疾徐長短繫乎聲音者非授之于樂師工瞽唇齒舌喉不能然也至於九夏之歌在周禮則鍾師掌之說者謂樂之大歌有九所謂九夏者王夏也

肆夏也昭夏也納夏也時夏也章夏也族夏也械夏也
鶖夏也是九歌者舉有章程而不可以毫髮僭差也是
以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
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
也使臣不得與聞自周轍既東入于春秋樂師工瞽奔
投河海然而君臣燕享之際猶不敢僭踰其嚴如此然
則宗廟朝廷之間禮頌樂節何可以不學也哉松江夏
頤貞好古而嗜學以為昭夏也肆夏也牲尸出入之所

歌也牲尸出入在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則可以逮及賤者于是扁其齋居曰昭肆示有志學聖人于千載之上考遺經于千載之下非徒鬬美夸多以眩博雕章刻句以求工若世俗然也況感人心之切者莫如聲故樂奏之宗廟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奏之鄉里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奏之閨門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令顧貞得姓由神禹有天下以來年代悠邈驗之于昔九功惟敘九敘

惟歌並之鍾師九夏之奏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夫若是則又在乎頤貞博洽貫通此昭肆名齋之意頤貞其懋勉以學之

停雲軒記

松江夏頤貞名其軒曰停雲士生承平時咏謌唐虞誦法周孔粗可以給伏臘及親甘膬之味温凊之室孝養之奉無缺歲時共徵繇奉公之暇則課耕種理釣牧歡忻紓愉尊酒談笑于一軒之間其才俊穎拔出以行其

志亦得見于行事及謝事歸休有鄉故之樂無匱乏之嘆凡若此者停雲為軒槩不自知其為厚福也肉久而腐木久而蠹兵戈起于不測戰奪挺于俄頃常時少年變為鎚埋刼灰眯目軍聲塞耳六親不相保奔逃竄匿此皆平時所未聞見而停雲為軒遽逢百罹何以堪處及喘息粗定覘知里閭鞠為瓦礫欲求向時承平物景無一存者民生（原闕二字）尚何言哉昔晉靖節處士當晉之衰東南兵後不異于今（原闕二字）出定禍亂而處士義與留

侯分當致死徒以康樂形之空（原闕三字）禍于是處士念八表同昏徒自痛憤優悠俯仰歸休田（原闕二字）蔬引觴托於停雲以起興致是其命篇賦詩之意也順貞（原闕二字）上世已稱善人曽大父謙齋嘗為杭州司獄多所平反未（原闕二字）懸車杜門人稱長者大父愛閒尤好學急義尊父士賢甫（原闕三字）其美朝廷旌以義門用勵薄俗丙辰兵變順貞以道義（原闕三字）室廬亦盡燬幸而家人獲僅完以城北之洒涇有舊田（原闕三字）家居之雖兵後牢落而奉親延師

朋舊過從靡間一日（原闕二字）讀書積學則收功倍于昔時于以見亂離瘼矣奚其適居（原闕二字）子不改其恒有若此宜其思親懷友感念疇昔重有慕于（原闕二字）也故仍扁其軒曰停雲夫雲變態無窮于易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親戚朋舊身更離亂得與款洽引觴紓憂則（原闕二字）雲是昔處士之心而頤貞善慕之謂也至正戊戌冬記

白雲海記

（原闕二字）丁酉海寇刼崑山界溪顧君仲瑛奉母陶夫人避地于商（原闕一字）在吳興之東南僻絶處人以君平昔尊賢重士雖危險殆艱褁糧拏舟以相從者相望不絶有寺曰慈隱僧聞君名延款禮（原闕二字）至故夫人甘膬之味温凊之奉一如家庭㞐無何病氣決（原闕二字）君痛母客死旅次號慟頓絶事平即奉函骨歸祔葬于綽（原闕三字）隴仍即舊居堂後結樓而名之白雲海時登焉躑躅四（原闕三字）吾母果安在乎夫精爽其在此乎否乎終天之痛何時（原闕

三字其與君交久相厚俾之為記昔唐狄梁公使過太行
見原闕三字飛念親舍其下徘徊興歎然狄公于時母未亡
豈若君原闕三字存君之痛莫贖且其家封殖百年之久園
池居室書冊原闕三字委棄於出奔母子纍纍寄命草野徒
以德厚在人粗畢襄原闕二字商溪人來能言君之喪其母
也弔者相屬哭者相踵執紼原闕二字或千人噫士於此可
以驗平昔之為人今既歸葬登樓以原闕一字凝望延佇原
隰演迤湖江渺然瞻彼白雲或卷或舒或明或滅雲之

意態莫盡而君之哀痛何已且惟新朝聞君才名將授以秩君蔪然衰絰固辭弗獲乃祝髮家居日誦毘耶經以游心於清淨覺海深惟海之大無際雲之變無窮君之所以思親也觀其英盤礴極海際天莫非孝思之情至其著存不忘僾然必有見乎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然則夫人䰟氣精爽乘雲下上要與君接乎雲氣縹緲之間者與雲海相無窮也是為記

瑞竹記

草木之于人非有情聲氣脈相感名然其應自有適相符者故孝經援神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其言庶人孝則浮珍舒恠草秀水出神魚緯書非經固不可深信然吴人金氏兄弟其家居也析而復合庭舊栽叢竹忽一根而兩竿視他竹尤青潤而秀拔人皆以為孝友所致故名之曰瑞竹焉金自得姓始于祭天金人其盛至與西京相終始後雖顯者無聞然亦代不乏祀今伯祥仁孺之為兄弟也其六世祖蓋已讀書積學居長洲蘇

臺鄉之貞豐里後遷居郡城籍名學校逮伯祥之先君子樂善原闕一字鄉里稱善人必曰君人蓋意其必有後也樂善創別業於吳原闕一字之笠澤與貞豐相去無一牛鳴地意在于追遠淑後不相遠原闕一字相近也樂善君生四子雖各異母而伯祥仁孺友于天至念原闕一字兩兄雖早世原闕一字析處異居亦久而祥孺日益好學至于大衾長枕之樂讓財代死之義未嘗不感慨而興慕原闕三字祥原闕二字謂曰我四兄弟今惟二人吾二人不幸墜先人基搆

而忍分門割户異日何以見先人于地下於是兩家復合為一姻戚鄰舊無不舉酒相賀雖無情若草木故叢竹有一根兩幹之祥蓋非有所待而然也是其昆季暫離而復合暫異而復同其根抵綿衍秀穎之兆造物者固已示其端於此矣人遂以瑞竹名之蓋非夸詡也吳人士為賦詩者且成卷而乞記于予昔寇萊公貶非其罪而身後有瑞竹之祥虞雍公父更生佛祠下亦瑞竹挺秀彼皆宰相所格於天者大有不敢擬者故予為之

記僅有取乎緯書之言而表章之耳至正壬寅秋七月望書

王氏彛齋記

君子所以貴乎故家遺俗者豈特其名稱也哉其文獻有可稽其支裔有可采其傳其授有可法可考夫若然者要豈一日之積哉宋渡南諸帥臣以功名顯者固不一若王襄愍抗節以死於苗劉之難賜葬義興山中其五世孫覺軒先生宋亡後以文儒起家官至蘭溪州判

官當盛年即委政歸蘭溪君之子子敬與其昆季仲德子明皆克力學以世其家文獻之傳有可稽可法重以三昆季博洽以考索嗜古而識精於是其家書傳子史百家之言三代兩漢尊彜罍鼎之器六朝以下圖史繪畫之屬象犀玉石製作之粹在他人代有一二物猶可哆然自足若蘭溪君之家殆所謂如行山陰道中千巖萬壑使人應接不暇向三十年前其里人岳漢陽與君中表親戚子嘗從漢陽登君仁後堂所見歴歴固已若

此令更一世其所增益盖必倍蓰於昔時方泰定閒子敬當無恙歲朝禱籤於大神之祠籤語有謂當獲古鼎是年果得商父丁彝于雒陽夾谷之家夾谷初不識為彝第謂灞陵橋下出于漁者之網罟彝大容一斗重十斤其欝發而為文章雖五采爛錦不足以喻其菁華其模鑄之藻思雖妙畫重複不足以喻其巧神子敬既得之則大喜以為大神籤語靈貺若此至合海内博識之士觀之不獨推彝為三代銅罍第一且盡讓子敬之賞

識為不可企及云未幾子敬捐館至正壬辰距父没餘二十年矣是歲傳聞寇將犯浙西敬父之子令顯字光大乃謀于二父載貲以隨必為貲所累固莫若窖藏之而盡室以避去光大尤念彛為先君子所賞鑑乃沈彛于園池之深屏處夜聞池中有物怒吼殊訝之于是出彛于水寄之他處比賊退視所窖藏與其萬金之貲千柱之室皆燔燬掘鑿無一存者而彛也乃獨歸然獲存夫光大之先君子禱鐵于神謂獲古鼎而是年果得彛

固已神矣晏然太平之世豈料變起不測哉急迫之際沈彝水中而乃怒吼以𩔰免于盜賊之手由此言之彝之神不可泯沒無傳也已按經傳商諸帝有沃丁中丁祖丁武丁庚丁太丁若父丁則未之聞也或疑武聲相近而尊稱之今獲是彝尚足以裨經傳之闕故歐陽公金石録每謂古器物銘欵多可以證定譌闕是于世教豈小補哉先大念其家故物無一存者獨彝為先君子所寳愛于是遂以彜名齋夫王氏世澤之淳彝能神之

為之兆是相與永久無窮也必矣作彜齋記

貞節堂後記

都功德使都司事無錫華君之室人陳氏年二十八喪都事君君歿更三十六寒暑而夫人亦已老矣至于是而都事君之貲産薄者厚遺原闕二字且壯孫皆授室而夫人之老可知里父老以夫人之貞節是則可以暴著于天下矣乃悉具其貞節之實言于有司有司轉以聞于朝省朝省下其事于無錫州州為表其門曰貞節云都

事君少年有大志一旦捐妻子北上以才名見知諸公
間當國家崇尚佛乘徼福受釐之時都功德司所由建
職當奏事上前容邇清光其貴顯無難者顧乃抱病南
歸無幾何而不禄方殁時其孤幼武裁六歲夫人之為
女為婦皆大家能痛自刮磨富嬌華旣大族中表内外
無慮數百人夫人哀死事生雖纖悉必中矩度教其子
使之循循雅飾委已於學夫人每帥婢媵蠶績紉紡時
節晝夜有恒式不少置幼武旣長則時勸其母且少休

夫人曰民勞善心生季孫母吾師也幼武齒日長學日進思所以奉其母者無不至于是扁其堂曰貞節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干公為作貞節堂記其于夫人潔白之懿行堅凝之苦節稱頌贊述蓋已無乎不備然而幼武猶屬後記于遂昌鄭某今夫馭車以行陸撡舟以涉川其始也有兢慎之心無銜橛之患何往而非安坦之途及乎中道撡者肆馭者倦而始有不虞矣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今夫人之粹德懿行雖禀于天者使然

要自都事君之没三四十年之間終始一揆其于貞節固將照映今古幼武之于斯堂也每于歲時率其親友奉觴再拜為夫人壽其懽欣悅懌之意上有以裨民風下有以範薄俗夫豈易易于言者所能既哉昔李文公傳高愍女楊烈婦属辭不愧史遷今公之記斯堂也何以異乎若夫後記之作則歐公之門有徐無黨在焉幼武字彥清至正九年春二月記

玉山草堂記

昔王摩詰置莊輞川有藍田玉山之勝其竹里館皆編第覆瓦相參以為室於是杜少陵為之賦詩有曰玉山草堂云者景地偏勝詩尤絶倫後六百餘年吴人顧仲瑛氏家界溪溪瀕崑山仲瑛工於為詩而心竊慕二子也亦於其堂廡之西茅茨雜瓦為屋若干楹用少陵詩語扁曰玉山草堂其幽閒佳勝繚簷四周盡植梅與竹珍奇之山石瓌異之花卉亦旁羅而立堂之上壺槊以為娱觴詠以為樂蓋無虛日焉客有過其家喜即草堂

以休偃者仲瑛乞爲之記客乃爲之言曰夫物貴乎有初其來尚矣在邃古時所謂標枝而野鹿久之而始知以韋前及夫上衣下裳之日亦何取乎方尺之韋以蔽乎膝之上也然不若是不足以謂之法服示不忘其初者其意可見竊意上棟下宇之始也其草若以爲室當必在乎陶瓦之先今而覆瓦利百倍於茅也其索綯以乘屋者貧者不得已也若仲瑛覆瓦而室者亘數百楹櫛比而鱗次若波水然然猶構此草堂者豈但追慕少

陵摩詰乎葢亦古人不忘其初之謂也仲瑛嗜詩如飢渴每寘心古初哦詩草堂之下既以成篇什又繇繪以為之圖今復命客為之記焉其於草堂拳拳若此勢且與浣花溪輞川莊同擅名于久遠豈特不忘其初之謂哉客者遂昌山樵鄭元祐其為之記則至正九年秋九月一日云

清江一曲記

嗟乎士生於世考求聖賢之成法將以推之以及乎民

所原闕一字幼學而壯行也豈必於隱乎不幸不得進其身又不可外慕以倖求也乃至隱身耕鑿混跡漁釣一切鞅掌喧𠻳舉不能汩吾心志惟適吾身以養吾學此清江一曲所由名也吳之郡其西則有山陂陀綿亘百餘原闕一字不絶其東水滙為湖流為江而瀕之海莫非魚龍之宮蛟鼉之窟水禽上下葭菼青郁信乎王孫維之言也然自江南歸職方經制寬廓齊民兼并蕩不知有禮禁一旦事變如浮雲空華其于兼幷也何有去吳城東

一舍許有謂陳湖者而姚江則出其西其地江湖滋漑
土脈衍沃吳人邱君進息世耕稼于其上而進德恂恂
孝弟聞于鄉里灌田築室伏臘之計裘葛之奉雖粗足
以仰事俯育而其心則充然以為有餘而無慕乎其外
者也人有自其鄉來者言其江與湖延綿相聯混若為
一至其涵端倪浴日月動而為風濤吐吞烟浪激博靜
而為天水錦瑩一波不興賈船漁舟唱歌響答擕魚鰕
市肴酒有弗知誰賓誰主此則陳湖之大致也而進德

之居是躬耕食力與其農氓釣叟爾汝以言箕踞而坐杜少陵所謂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蓋謂是歟然進德讀書積學素欲見推乎民以行之然非其時又不肯茍且以倖進顧甘棲遲伴奐于烟水之鄉故取少陵詩句以名其所處其所養所適何如哉予雖弗獲識邱君而沈仲說氏吾友也則與進德居相近亟稱進德之賢不輟口斯時也仲說與進德屏遯江湖之間濯纓洗耳煮芹烹蓴與海鷗渚雁農父釣叟對酌酬歌

相忘物我放浪形骸之外有寵辱何足以動之有不自知其為無懷氏之民也昔管寧王烈邴原浮海東逝而其處已處人皆可師法然今二君子之所處要必有所本矣何時款予清江之一曲呼長風酬明月賡抱村流之詩容與笑譚以連旦夕豈不同償一快耶進德以為然爰鼓沙棠以徃書之記為左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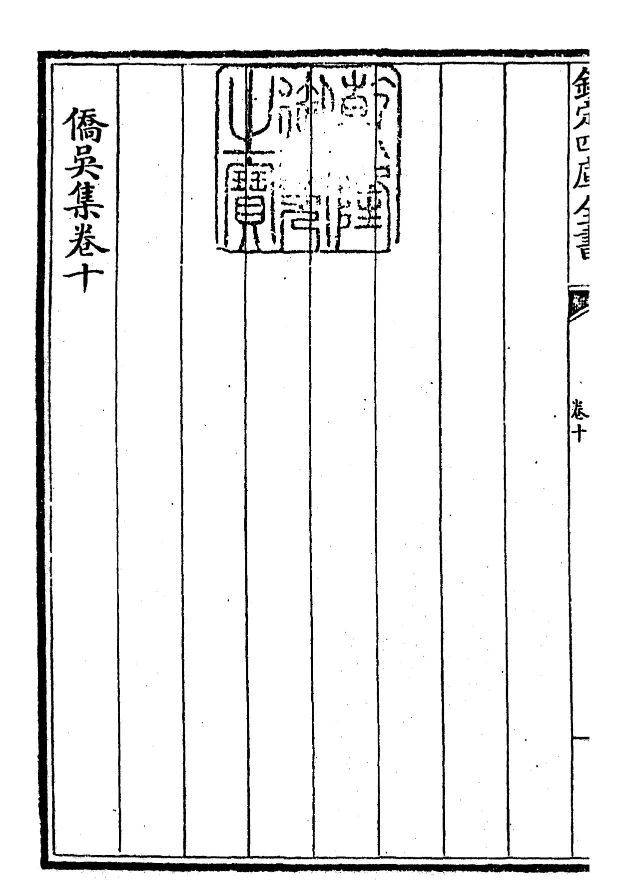
溪山勝槩樓記

延陵溪山散在四封獨惠山秀出于梁谿溪當南北衝

要發源於山而山之泉自唐迄今擅天下名品在第二山復突起于平壤數百里之間老佛之宫與士民室廬蜂房蟻垤以附麗其深秀者槪無一弓空地棄抑亦可謂盛矣乎然得其邃深者或迫塞而不舒得宏敞者或空曠而不茂容獨華君别墅在無錫西門惠山横陳悉露其深秀凡山之霏烟滃雲雨紓晴復朝暉夜光吐濩閃映以至于山之竹樹水石春腴夏陰揫歛而勁實者不出于其别墅几席之上則在于簷廡之間夫梁溪演

迤而東也至茲而始浩渺溢目鳧鷖儵魚翔泳出没菰蒲荷芰被接洲渚望之而彌長挹之而彌深槩無遺觀也已髙桅疾艫吳歈越謳溪翁柂師網罟繩擉舟炊而野飲聚語而散處掠輕檻而過望樽俎而笑逮與之相忘形骸而莫適為之主賔矣人謂君别墅据山水要會而總攬兼得之至順四年春予之維揚載舊藏溪山勝槩四字扁將捐之溪菴野寺耳君見大喜曰是造物者名吾亭也于是取而揭之水軒更七年為至元仍紀元

之五年予復道梁溪則于水軒之南建樓而扁揭其上樓既高迴景益秀出登樓而觀山若增而益高水若浚而益深凡所謂勝概者較之水軒不啻數倍也已夫延陵非無佳山水也顧已散在窮僻獨惠山不遠州郡而君之别墅適得其勝概然更唐宋以迄于今果何如也華君能以德培其家教其子孫交友天下之賢者相與詠歌而登覽之則斯樓也豈徒一時之勝概也哉君名瑛字子英云予遂昌鄭元祐為之記



僑吳集卷十